

古文辭類纂

冊二

論辨類四

古文辭類纂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顓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歿。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

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 ○ ○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嗟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此與論周東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貌論也。管仲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爾。

范蠡 ○ ○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以共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

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游會稽。竝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

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

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范增 ○ ○ ○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應殺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

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
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
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
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
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
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 ○ ○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辦
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
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
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
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

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

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

雙起雙承卻筆勢變幻不覺

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

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

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

承無異

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

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

居之卑也

承有蔽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

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

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

而不亂古之君子

唐應德云斷

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

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

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